

发过100多万张寻人启事,背负50多万元外债,从部门主管到深夜代驾

“寻子15年”的申军良只想做个好爸爸

本报记者 王志

“15年,我从28岁到43岁,一生中最好的15年,走在了找孩子的路上。我不幸中的万幸,我找到了被拐的儿子,但还有很多父母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,我愿意帮助更多被拐家庭,希望他们都能早日团聚。”

坚持寻子15年从未放弃,发过100多万张寻人启事,背负了50多万元外债……倾尽所有寻子15年的“硬汉”父亲申军良一直备受关注。其儿子申聪2005年被人贩子拐走后,他在外漂泊15年寻找儿子,今年3月终于与失散多年的儿子重新相见。

从最初记录寻子路上的辛酸经历,到如今变身“煮夫老爸”分享儿子回家后的点滴生活,再到帮助其他被拐家庭寻找亲人……如今,申军良个人抖音账号上的单个短视频最高播放量超过1000万次,最高点赞量达到180多万次,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“天下无拐”。

寻子15年终相见

“寻子15年,倾尽所有。终找回儿子,感恩万千。之后的生活,压力重重。但一家人整整齐齐,我们将拼尽全力,重启幸福。”这是申军良在个人抖音账号上对自己的介绍。

近日,记者来到申军良租住在济南市天桥区河畔景苑小区的房子,客厅里只有一张简陋的硬沙发和几把椅子,茶几是100多元淘来的,家里最值钱的电视机是朋友送的,连孩子们睡觉的床也是好心人通过快递送过来的。

虽然居住的出租屋有些简陋,但生活上的困难没有压垮这位“硬汉”父亲,申军良的脸上一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

时间回溯到2005年1月4日,申军良不满1岁的儿子申聪在广州增城的家中被人贩子拐走。此前,申军良在一家公司担任部门主管,每月收入六七千元,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殷实而幸福。

这一切都在儿子申聪被拐后戛然而止,从此申军良踏上了漫漫寻子路。他放弃了当时的高薪工作,变卖了房产,连老家的老宅也无奈卖掉了。

15年里,申军良不仅很快花光了原来家里的10多万元积蓄,还向亲戚朋友借了50多万元的债。虽然后来他与妻子又生了两个儿子,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寻找儿子申聪。

15年来,只要打听到一点线索,申军良就会立刻前往寻找。期间,他几乎走遍了广东省的每个乡镇、每个村,前后印刷放发了100多万张寻人启事。

为了省钱,申军良经常露天过夜,最常吃的东西就是泡面;每年春节,全家人买点白菜和肉,简单包顿饺子,就算过年。年夜饭时,他们都会给儿子申聪留一副碗筷……

在申军良无助的时候,很多好心人给了他坚持下去的信心。最令他感动的是,在广东一个县城,他每天到街上发寻人启事,饥一顿饱一顿。一位好心的大姐连续一个星期买好盒饭,骑着自行车满大街找他给他送饭,让他那些天每天有饭吃、有汤喝。

希望,失望,希望,再失望……在经历无数次反复煎熬后,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,2016年3月至6月,拐卖申聪的5名人贩子先后落网。2020年初,广州警方利用科技手段终于将申军良的儿子申聪找到。今年3月7日,申军良夫妇终于与失散多年的儿子团聚。

“与儿子申聪相见的那一天,他进入我们所在的房间,我妻子扑上去就是大哭一场,我虽然尽力地在控制自己,但根本控制不住……”申军良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重见儿子申聪的那一刻,接受采访时还流下了眼泪。

申军良告诉记者,他第一次发抖音是在2018年12月30日,他手拿法院的判决书,拐卖其子申聪的5名人贩子被法院



▲今年3月,儿子申聪从广东回到申军良租住在济南市天桥区的家。图为申军良高兴地地为儿子申聪领到新课本。受访者供图

判刑,其中2人因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死刑,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,1人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。“我的初衷是为了记录自己寻子的历程,也希望通过视频告诉所有人不要再有拐卖了。”

今年3月17日,儿子申聪从广东回到申军良位于济南的家。虽然从未相见,但申聪的两个弟弟很快就与这位失散多年的哥哥熟络起来。直到现在,两个弟弟每天放学回家后第一句都是问“哥哥呢?”

寻回儿子后,申军良有了更多时间录制视频,记录新生活的点滴。

2020年7月1日:“给儿子申聪买了第一辆自行车,我亲手把车钥匙交给儿子,他很开心。”

2020年8月1日:“最后一次收拾旅行箱,里面装着我每次出去广东都会带的1万多张寻人启事,还有经常晚上睡不着时给儿子申聪写的信,以及一年来坐车的车票等单据……”

目前,申军良的个人抖音账号拥有21.9万粉丝,他一共发了111条短视频,单个短视频的最高播放量超过1000万次,最高点赞量达到180多万次。

变身“煮夫老爸”

“寻子15年,我平均每年至少有10个月奔波在外,每天都在想儿子申聪究竟喜欢吃什么。现在儿子找回来了,与家人

团聚后的生活更安稳,我终于有时间陪伴家人,每天都很感动,也想把对家人的亏欠都补回来。”申军良说起找回儿子后的生活。

“15年来第一次给孩子们做一桌饭菜”“孩子们学习都很辛苦,夜里十一点给儿子做一杯广式奶茶”“儿子最喜欢吃的爆浆鸡排”……如今,在抖音上分享自制美食视频成为申军良日常生活的新习惯。

在申军良看来,自己并非“美食博主”,为家人孩子做饭是他在圆自己寻子15年的一个梦。“多年来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,如今儿子找到了,我才逐渐回归家庭,重新做回一名父亲,并思考什么样的爱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。”申军良说。

申军良告诉记者,一次他跟儿子们一起去买菜,孩子说“阿姨,给个葱”,他突然感觉到他跟孩子是在一起的。还有一次,孩子期末考试,他做了一份寓意考100分的“满分之饭”,孩子们都特别开心。从此,厨房成了他的“主战场”。

为了学习做一些孩子喜欢吃的饭菜,申军良从网上找菜谱,跟着视频学,不断摸索练习。红烧肉、葱油焖鸡、鸡蛋炒河粉、咸蛋黄鸡翅、牛肉面、水果冰激凌、广式煲仔饭……几个月来,申军良变着花样给儿子们做饭,每顿饭都是满满的愛。

如今,申军良在抖音上分享美食的“申爸的厨房”已更新

今年汛期,刘大娘的雨靴咋没派上用场?

“九河下梢”上千名河长治河记

本报记者 白佳丽、黄江林、雷琨

作为一名河长,高庆九这样描述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:“那天,一家电视媒体来采访我们的河道卫生治理情况,可镜头一转,竟然有一片垃圾出现在画面中!”高庆九再复述时,还能感受到她当时的面红耳赤。于是,这名“河官”痛下决心,开始下硬功夫钻研河长这门技术活。

如今,晒得黝黑的她可以循着河道一路说不停,哪里需重点监管,哪里又水质良好,心里的账本越来越清晰。

在“九河下梢”的天津,上千名像高庆九这样的河(湖)长,扛起了守护一汪碧水的责任,让初心顺河流汇聚。

河长是个技术活

今年汛期,刘大娘的雨靴再没派上用场。

“不只是我家,住我们这个社区的,家家户户几乎都备着几双雨靴。”家住天津市宁月花园社区的刘大娘解释,这些年小区门口总是积水,碰到下雨天积水很快没过脚脖子,没有雨靴根本出不去。而今年家门口干净整洁的路面,让雨靴无用武之地。

宁月花园社区位于河东区二号桥街道,临近月牙河。这个有将近20年历史的社区,居住着1500多户居民。积水的问题,困扰了居民10多年。可受制于财力等多种因素,问题迟迟无法解决。积水太过严重时,只能靠临时抽排来缓解,根治无门。

问题的彻底解决,得从“河湖长制”在二号桥街道落地生根说起。街道河长高庆九在这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

2018年,二号桥街道办事处高庆九成为辖区内街道级河长,管起了河湖水面的。月牙河作为辖区内重要的水面,是她日常巡河的重点对象。

“刚开始巡河的时候,只会看表面。水质好不好,河道脏不脏,违章建筑有没有,面子能看清,里子可不明!”

没过多久,她就发现,巡河是个技术活儿。耐火路附近的月牙河河段,河面清洁,没有垃圾,但水质抽样监测数据总是异常,还有异味。“水里的问题有时并没有那么直观,都说水质好不好,根子在岸上。”

高庆九下决心,追根溯源挖源头。经过仔细查看河道周边情况和规划设计图纸,她和同事发现,问题的根源在宁月花园社区。

“由于历史原因,宁月花园建成入住之初,小区排污管道没有加入市排水管网。”高庆九说,此前,开发商为解决排水问题,曾在小区内建了一个蓄污水池,每天定时用水泵把蓄水池的污

水抽到外面。后来蓄水池运转停止,小区污水无法排出,污水外溢问题越来越严重,不仅影响了群众居住环境,还顺着雨水管道流到了临近的月牙河,严重污染了水质。

“过去‘九龙治水’,各管一摊。”河东区河湖长制办公室主任夏敬雄说,宁月花园社区的积水问题涉及水务、住建、排水等多个部门,都在管却都管不好。

找到问题的高庆九和区河长办相关领导意识到,这不仅是个环境问题,更是关系到宁月花园1500多户居民的民生问题。

“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根治!”2019年,河东区委、区政府按照“天津市关于20项重点民心工程工作部署计划”,提出月牙河(河东段)水生态环境修复及流域综合治理方案,重点加快月牙河流域生态修复综合治理。宁月花园社区的历史难题迎来了解决契机。

在高庆九与区河长办的积极协调下,充分利用“街道吹哨、部门报到”机制,多次联系区住建委、区河长办、区排水管理所、市海河管网公司在宁月花园居委会召开协调会,现场查看,研究施工方案。河东区住建委积极筹措资金,对小区雨污水管网进行了分流改造,并与外管网完成对接,工程新建2.8公里雨污水管道和各类排水设施。施工期间,为保护月牙河不继续受到污染,街道积极协调区排水管理所安排了工作专班,24小时对小区污水进行抽排,吸污车出动600余车次。

今年夏天,天津连续遭受几场暴雨侵袭,然而宁月花园社区的积水问题却没有再出现。排水管网通了,路也重新修好,热心的居民给河长办送来了锦旗。

看着宁月花园社区的路面,高庆九非常高兴。

沟渠背后是民心

杨伍庄村划归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管辖后,张家窝镇副镇长、镇级河长高庆锡巡河时,就发现了个大问题。

“2018年3月底,河里的冰刚一融化,一股臭气就开始在杨伍庄村周边弥漫。”高庆锡回忆,他在巡河时发现村东一条宽五六米、长达数百米的沟渠,排污口藏在杂草中淌着污水,河道两侧垃圾四散,岸上则是私搭乱建的废品回收点。周围的村民说,一到夏日,这里苍蝇满天飞,水里漂蛆虫。

这般“触目惊心”的场面,是他担任河长以来少有见到的。可对于周边村民来说,这幅景象已经持续多年,虽然向上级反映过,却无人来管。

原来,杨伍庄村属于天津市农垦集团,归农场管理。机构改革后,村级管理一度弱化,形成了诸多混乱局面。村内环境

则长期无人过问,菜市场、公厕的污水直排入河,形成黑臭水体,经年累月就成了集污池。

杨伍庄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李光彩回忆,这条沟渠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挖,此后一直没有清理过,污染问题越积越重,最后索性给河道砌了一堵围墙,一围了之。

2017年12月,杨伍庄村划归张家窝镇管辖,村域内的河道治理也一同被划入张家窝镇镇级河长的管理范畴,事情就此迎来转机。

“这件事关乎着民心!”高庆锡和张家窝镇主要领导一同下决心,要把治理这条河当作契机,让刚刚回归张家窝镇的杨伍村民感受到幸福感和归属感。

说干就干。不仅要干得好,还要干得快,要赶在夏季汛期来临前,彻底把问题解决。

2018年春,高庆锡找到村两委和镇里有关部门集体商讨河道修复事项。“镇里投入资金,工作得到了村民很大的支持,几乎没有遇到阻碍。一周的时间,入河排污管道全部截断,开始启动清淤,1米多厚的淤泥被全部清理。”高庆锡回忆。

清淤结束后,原来怕污染外界河流而建的闸口被打开,外界的好水与河道恢复了联通。此外,两岸垃圾和违章建筑清理、植树绿化也一同展开。历时1个月时间,臭水沟彻底抛弃了往日的颓败,换上了新颜。

河道整治的一个月时间,高庆锡基本每天都到施工现场查看。“那一个月,心情一天比一天好。”到了当年的5月,已经陆续有村民来河边散步垂钓。

“有村民说,因为这条河,都庆幸回到了张家窝。”李光彩说。

“每周两次巡河,就当散步,穿着皮鞋,敞开呼吸。”高庆锡说,白鹭、野鸭、青蛙都回来了,记忆中小时候的河流风景又回到了眼前。

绿水流出好日子

金秋时节,天津市宁河区东棘坨镇艾林村千亩稻花飘香。可两年多前,“脏”和“臭”还是艾林村的代名词。

“臭猪粪熏人!”艾林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村级河长方志田笑着说,早年艾林村穷,村民就在房前屋后养猪,渐渐养猪成势,猪粪臭味弥漫整个村庄。2017年、2018年最高峰时,全村有60多个养猪户,占到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。

养猪让“穷艾林”挣到了钱,但却拖了村子形象的后腿。“臭味浓、苍蝇多,外边做买卖的都不愿意来我们村。”方志田补充道,村民夏天新装的纱窗,到秋天,上边就能糊上一层苍蝇。

到第30个视频,总播放量达到2800多万次。“我愿做一个‘煮夫老爸’,一家人一起买菜做饭,一起做家务,这样的生活让我和孩子们感到安心。”申军良说。

期待第一个全家团圆的春节

为了养活一家人和还债,申军良今年一直在做代驾,经常忙到夜里一两点才回家,平均每月收入4000多元。今年9月,申军良的妻子也找到一份在酒店打扫卫生的工作,每月收入2000多元。但全家5口人的日常花销以及三个孩子的学习开支,还是压得申军良喘不过气来。

记者在申聪与两个弟弟的房间看到,申聪每天晚上学习的桌子是用一块木板搭在两张床的中间支起来的。申军良告诉记者,为了帮自己还债,他70多岁的父母至今都在老家打工挣钱。“虽然日子清苦,但只要一家人团聚在一起,就是幸福的。”

目前,16岁的申聪正在济南天桥区一所学校读初三。“申聪回家后学习一直很用功,每天夜里都要学到十一二点钟才睡。几个月下来,他的成绩在班级里进步了十几名。”申军良兴奋地说。

如今,申军良希望能快点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。“我找儿子坚持了15年,不管是毅力还是责任心都没得说,我希望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,把这个家撑起来,给孩子们好一点的生活,让家里变个样,也给儿子们做个榜样。”申军良说,包括他的父母在内,全家人都期待着今年在济南过第一个团团圆圆的春节。

愿“天下无拐”

寻子15年间,申军良与1000多个被拐儿童的家长有过接触,当中许多人至今都经常联系。“同病相怜”的他们相互交流信息、彼此安慰,但失去孩子的痛苦外人难以体会。

“每个被拐孩子的背后,都是一个家庭不愿提及的血泪史,甚至可能导致一个甚至多个家庭家破人亡。”申军良告诉记者,他认识的四川达州一个孩子2005年12月被拐,孩子父亲在寻找儿子两年10个月后不堪重负,最终精神分裂自杀,其母亲也改嫁。

找到儿子申聪后的半年里,申军良平均每天都会接到五六个被拐孩子家长打来的电话,每天接听电话都要接好几个小时。这些家长一方面是恭喜他找到了儿子,另一方面是想向他“取经”,希望也能早日找到他们自己的孩子。对此,申军良感同身受。

“一个电话就是一个希望。”多年的寻子路,让申军良养成了每个电话必接、每条短信必回的习惯。对于其他家长的电话咨询,甚至是在其抖音、微博账号下的留言,申军良也是每条必看,教他们尽早采集DNA、梳理寻找线索等等。

通过个人抖音账号,申军良经常帮助其他人发布“寻人启事”。比如,目前在山西一所高校担任大学英语老师的李秋艳,1998年她的弟弟李恒宇四岁时被人贩子拐走,22年来她一直在寻找弟弟,至今未婚。

一个正在巴基斯坦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也在“千里寻母”:“我1997年出生,2003年六岁时与妈妈一起被拐卖到河北沧州的海兴县,2006年我妈妈成功逃出去了。我记得我的妈妈叫张爱娥,我小时候和她一起吃过蘸着红糖水的粽子,我想找到我的妈妈……”

“虽然我的家庭终于圆满了,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,帮助更多被拐家庭,希望他们都能早日团聚。我最大的心愿就是‘天下无拐’,让所有人贩子都受到法律的严惩。”申军良说。

臭的不只是空气,还有村里4个大坑塘。“养猪户都是散养,粪污一般直接通过水冲,流到沟渠和坑塘,坑底下沉淀着一层猪粪。”

村民回忆,即便是冬天,坑塘依旧臭气熏天。而夏天则是绿藻漂浮,分不清哪里是地哪里是塘。

这几个坑塘,成了村级河长方志田的心病,要不要治?怎么治?问题一个个,方法却没有。

2018年,天津市加快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步伐,提出了打赢垃圾、污水、旱厕、道路和村容村貌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“五个攻坚战”,全面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任务。方志田的心病找到了药方。清退散养殖户、建设污水管网、开展坑塘清理……一项项的工作决策借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开展,得以一一落实。

从2018年开始,村民们陆续陆续放弃了养猪的行当,村里的第一大污染源得到了解决。

与此同时,清理坑塘、建设管网设施等工作同步推进。在天津市水务局驻村帮扶组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下,村里实现管网建设和雨污分流。长年累月污染堆积的坑塘里,100立方米的淤泥被一车一车清走,并引入活水。坑塘一步步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

在艾林村西头,10多亩的西坑现在有了一个动听的名字——艾林西湖。景如其名,碧波荡漾的湖水,倒映着岸边古朴的凉亭,湖面上三五成群的鸭子正在嬉戏,不时地有村民在湖边散步。

即便是为了环境美,退养也不能一退了之。为了解决村民再就业的问题,方志田一遍遍走访,鼓励村民流转土地,利用越来越优质的水源和环境,发展起稻蟹混养。“好水种出的水稻好吃,养起来的稻田蟹也很肥美。”方志田说,土地流转后,旱地改稻田,一亩地承包费涨了六七百元。

村民吴军告诉记者,他此前养了3年猪,每年也就挣个七八万块钱,还不稳定。拆了猪圈后,联合其他村民承包了大块稻田,发展起稻蟹混养,收入不比以前少。“我们的螃蟹都卖到了东北。”

设施农业园区也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。“村里早前就建有设施农业园,目前发展到了160多座大棚,占地达到600多亩,覆盖了近9成的农户。”方志田说,种植一座大棚一年纯收入能达到4万元。

村民收获的不只是绿水青山,还有金山银山。方志田保守估计,2020年,艾林村集体收入能达到约45万元,人均收入达到3万元左右。

河长制,河长治。有了健康守护人的河流容颜日渐舒展,“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”的美丽河湖正在海河之畔变成现实。